

雅俗刍议

切莫以为“俗”总处在“雅”的下风，它的传承力远比“雅”强得多。

□ 撰稿 | 喻 军

大抵从事艺术的人，其作品总怕被人指为“俗气”，这是相对“雅”而言的。所谓“雅”，《诗经》六义之一，按《说文解字》的解释，本义指鸟，且指秦地之鸟，雅声便代表秦地之声，即王畿之声，使得“雅”字从此被赋予正规和高级的特质。至于“俗”，《释名》诠释为“欲也，俗人之所欲也”；《文心雕龙》说“雅俗异势”，体现为小众与大众、文与野、脱俗与落俗等差池。

切莫以为“俗”总处在“雅”的下风，它的传承力远比“雅”强得多。举凡习俗、风俗都有长期不竭的沉淀效应，且根植于人们的审美认知之中。如大儒王船山在《读通鉴论》中所说：“存诸人心风俗者，虽狭而长。”这个“狭”字，在这里可解释为“不登大雅之堂”，却非常接地气且富生命力。孔子说“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”，《汉书》也提到“习惯成，民礼俗矣”。如果去到各地的古村僻壤，当知“风俗习惯”乃世代相传，根深蒂固；“高雅脱俗”如阳春白雪，难摹其形，难追其神。真不敢小看一个“俗”字，它的背后，是几千年历史的积淀。即便“正史”从不正眼瞧它，可一路走来，代表雅正的“正史”越发孤独，体现通俗和演义的“野史”却渗透力极强，流传既广且久。

或为调和雅俗之间的矛盾，我们的耳畔，又传来“雅俗共赏”“大俗大雅”“不



八大山人《鸟石图》。

信息

重塑景观 蓬皮杜中心典藏展

近日，“重塑景观 蓬皮杜中心典藏展”在西岸美术馆举办，展览以全新的现代主义视角，重新审视自1906年至今的一百多年里，艺术演变轨迹和先锋探索，邀请观众走过野兽派、立体主义、超现实主义、抽象主义等一众重要艺术流派。

俗自雅”等圆融的方便说。我也提醒自己，在鉴赏或欣赏别人作品时，不要光从“雅俗”找切入点而不及其余。“俗”字一出口，便“着了相”，且伤人，再说谁又能真正“免俗”呢？站在不同的审美层次看问题，便知俗既俗，雅就一定“雅”吗？仇英技法全面，刻画工谨，有人说他俗；倪瓒简笔折带，惜墨如金，有人说他雅。此说雅，彼说俗，往往说的不是一回事。如果说“雅”字带有褒义，那么“俗”字未见得全是贬义，比如去各地采风，能说有体验价值的“民俗”就是含贬义的词汇吗？白居易的诗常被指为“俚俗”，但其深入浅出、晓畅明白的风格，仍不失大雅的一面。如果“雅”常常被证伪，非但俗气，还不是一般的俗。至于雅俗共赏的“俗”必非“恶俗”和“庸俗”，否则何以兼容、怎能“共赏”呢？而“俗美”一词，偏中性，美是美了，却稍带“媚俗”之意了。

儒道两家对雅俗的认知也有所不同，儒家强调“教化”，道家不排斥“从俗”。前者提倡移风易俗；后者宣称“从其俗”再“脱其俗”。一种代表了“雅文化”；一种不忌讳与世俗为伍。因为道家认识到人常常受制于环境而无所作为，却无碍与天地精神共往来。如此说来，“从俗”是韬晦；“脱俗”才见真章，试问：何俗之有？